独家专访：

一个展览，

一本书，

一次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瑞典著名华人摄影师李亚男“诺贝尔颁奖大厅”大展，暨新书发布

北欧绿色邮报网独家专访（记者陈雪霏）——2016 年斯德哥尔摩音乐厅的夏天是属于华人的夏天。从 6 月 28 日开始，一直到 8 月 20 日，整个暑假，瑞典著名华人摄影师李亚男眼中的瑞典国宝级雕塑园《米勒斯花园的四季》在音乐艺术的殿堂，每年颁发诺贝尔奖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展出。这对于华人来说是一种骄傲。李亚男为什么要拍摄米勒斯花园？为什么他的摄影与众不同？这批照片为什么直抵如此圣殿？带着这些问题，本网记者在家中专访了李亚男。



斯德哥尔摩音乐厅诺贝尔颁奖殿堂前的米勒斯群雕塑。李亚男拍摄。



有《米勒斯花园的四季》展览巨幅海报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夜景。李亚男拍摄

“能够在这里做夏展在瑞典艺术界是个很高的荣誉。就是整个音乐厅的两个夏展之一，一个就是它每年在全瑞典选一个艺术家的夏展，另一个是作为诺贝尔奖颁奖地的诺贝尔主题的常年展。”李亚男说。

提起李亚男，一连串头衔令人惊叹， 哈苏(相机)大使，瑞典皇后御用摄影师，曾经掌镜瑞典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现任斯德哥尔摩省政府官方摄影师……数年前曾经以一本“ 未知之美 – 斯德哥尔摩市政厅” 囊括众多瑞典图书界，摄影界大奖。华盛顿，布鲁塞尔，斯德哥尔摩的许多极具重量级的地方都曾举办过他的个展。他曾经拍摄过瑞典国王，皇后，胡锦涛，习近平，温家宝，他为瑞典国宝级诗人，2011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 特朗斯特罗姆拍摄的肖像被选入瑞典今天中学教材的封面。在瑞典摄影界，一个中国人，手里拿着哈苏相机，成为瑞典炙手可热的几个顶级摄影师之一。

这个多年做为诺贝尔颁奖，诺贝尔晚宴指定摄影师的人，现在把自己的作品摆在了诺贝尔颁奖大厅了，而且，不是一两天，而是整个夏天。全瑞典人和世界各地的游客都可以欣赏到他的作品。

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夏展每年秋季筛选，次年三月份同音乐厅年度规划同时盛大发布，今年夏展从 6 月 28 日开始到 8 月 20 日每天 11:00-17:00 对公众开放，人们可以尽情享受一个充满激情的华人摄影师以东西方文化碰撞的视角历时三年拍摄出来的米勒斯花园。预计有 7 万观众莅临。



左：音乐厅项目经理卡丽娜.斯万松，
中：李亚男，右二：乌妮塔.瓦斯在《米勒斯花园的四季》夏展发布会上。
2016-06-28 陈雪霏拍摄

“大概三年前吧，米勒斯花园的人找到我，他们说我们一直关注你的东西，你有没有兴趣拍米勒斯花园？他们给了我一把钥匙，一个单独的院子，可以随时住在米勒斯花园里。然后，整个米勒斯花园就是我的了。我就这样断断续续地，一但有时间，我就到米勒斯转一圈儿。然后，就拍了一大批东西。 这些东西流到了音乐厅。音乐厅就来找我，找米勒斯雕塑园，说希望办一个这样的大展。今年，瓜熟蒂落，一个展览，一本画册，同时推出。”李亚男介绍说。



6 月 30 日新书《米勒斯的家园和艺术》在米勒斯花园发布，李亚男介绍新书发布的背景。 陈雪霏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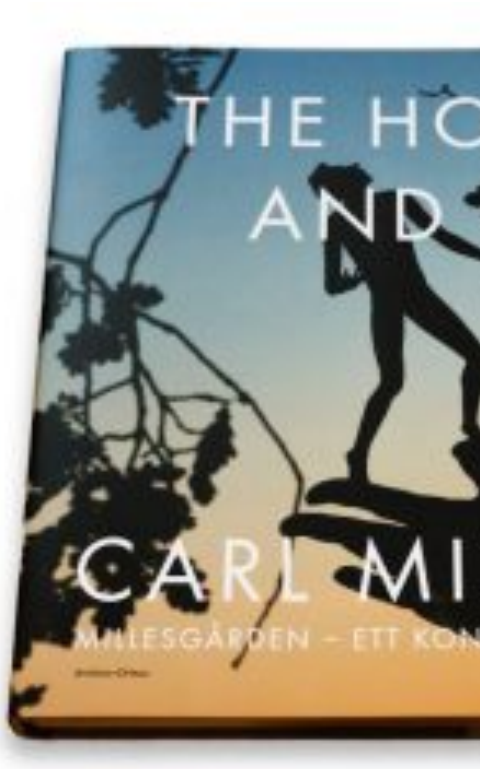
这次展览总共有 50 多幅照片。同时发行的大型画册《米勒斯的家园和艺术》收集 200 多张照片。八年磨一剑，这是继 2008 年李亚男出版的摄影作品《未知之美 – 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之后的又一重磅作品。那本关于市政厅的书，至今仍然作为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的官方礼物。



《未知之美 斯德哥尔摩市政厅》　　李亚男拍摄

李亚男曾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作为官方摄影师工作了四年。后来，他又到省政

府工作了。他现在也在为瑞典皇后做皇家摄影师。同时也在主持许多题材项目的拍摄。



《米勒斯的家园和艺术》6 月 30 日发行。李亚男拍摄

“这是一本很重头的书， 书的序言是 由 Cranbrook Art 博物馆馆长亲自主笔，全书近两百张照片，是近年来瑞典艺术界非常重头的出版物。



中国驻瑞典使馆文化参赞浦正东和米勒斯博物馆馆长乌妮塔.瓦斯在新书发布会上。 陈雪霏拍摄

“ 他的摄影作品让人感受到东方书法的气势与平衡，哪怕是在众多的作品中，我们也能一下子被他的作品所吸引。神秘，磅礴，细腻。都能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 米勒斯博物馆馆长乌尼塔.瓦斯在新书发布会上这样描述李亚男的作品。



冬天雪中的米勒斯雕塑。李亚男摄影

“有人说我重新定义了瑞典的建筑摄影，我的照片不同于很多其他摄影作品。我认为摄影不应该单纯是写实的，记录的，而是写情绪的。有点儿象中国文人在景中的那种感受。在这个景致中，我明显地感受到一种黑暗中的凄凉。或许我突然感受到了米勒斯临终前的挣扎……摄影师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体会被摄体，体会和被摄体的感受，捕捉那感受，然后表现，然后感染。

确实，李亚男的摄影给人的感觉就是你身临其境，你能感受到他的感受，他的情绪，他对雕塑大师的敬仰，是他的作品把你带入他所在的那个场景。

“这园子，米勒斯倾注了他毕生的心血，他在这里成就，远渡 20 年，迟暮而归。与爱妻终老，埋葬在这里。静下来，你能感受到好象他依然在这里挥刀创造他的精灵，听到精灵们的呼唤……我是用了很长时间才决定拍摄这园子的，能掌镜拍摄这里既是莫大的荣幸，又是非常艰巨的。米勒斯是罗丹的助手和朋友，园子是他的家，是他的工作室，他的展室，是他灵魂所在的地方。拍摄米勒斯的摄影师不计其数，从中披荆斩棘，很艰难。这个地方 30 年代就成了博物馆了。1955 年他去世，很多摄影师来拍过。留下精彩无数。拍这里，如同当年拍市政厅一样，市政厅也快一百年了，也同样有无数人来拍过。当时，我拍市政厅的时候，压力非常大。 我找了所有能找到的资料，看完之后，把那些资料一合，绝对不能这么干！干完你就是那百年当中的某一个”。李亚男觉得他必须另辟蹊径，才能与众不同。

李亚男就是这样，从凌晨到黄昏，从雪花飘飘的冬天到色彩斑澜的秋天，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每一天

的每一时刻，他都曾在这个园子里经历过，有时就为等待一抹阳光。有时即使是下雨或下雪，他也用他的镜头描述了雨中的心情，或者是雪中的寂静。

“雕塑是从 360 度来看的，每一个角度都是有情感的。但是，米勒斯真正想表现什么？他为什么要摆在这个位置，因为这是他自己设计的园子，这是我要努力去体会的。在长时间的观察，在不同的氛围里，不同的颜色里，不同的天气里，不同的角度，还有很多，在这种沟通和交流当中，他想表现的，我想表现的，这两个灵魂必须碰撞在一起。这是这本书的灵魂。” 李亚男说。

“在拍摄中，逐渐的，我体味到了一种力量在推行，他刀下的精灵们几乎争相的自由地展示着自己，有一种力量在引导着，一步一景。冥冥中，来自东方文化背景的我，突然间与这园子浑然交融了。”



松树下的雕塑　　李亚男拍摄

“我在这里感受到一种气势。像中国书法一样的气势。整本书下来，或者说这批照片做了一个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的尝试。我作为一个来自于北京的摄影师，到这里又受到了西方的教育和文化感染，用镜头来阐释瑞典的这位国宝级的艺术家，来到他的家里跟他交流。这本书将来或许会成为一本历史性的书。因为很少有这样非常风格明显的，甚至是纯粹的用中国的东方视角去阐释一个西方艺术家的作品。”李亚男说。

通常人们不会在雨天或者阴天去拍照。许多人都喜欢拍亮丽的晴朗的天气。而他却在每一种时间段，每一种天气里都曾经站在这里与园子的主人默默地交流。这也是他的独特所在。

“这个园子经过这本书之后，会给你一种感受，园子活了。因为它在讲述园子主人的心情，阴晴，圆缺……”他说。

“真正的艺术品就是被磨练出来的。它需要很长时间的沉淀。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对于任何东西的观察，你可以停留在很短时间，给一个结论，你也可以很长时间对其观察之后，体会到它对你的意义，然后加以阐释，会有更深的含义。”



夜景天使　　李亚男拍摄

“我被哈苏赞助以后，我有几十万的相机可以用，但器材只是器材。把器材交给我的人说，在我眼里，这是机械，电子的产品，只有通过你的眼睛，他才是艺术品，谢谢！现在摄影已经不是一部分人的特权了，手机拿出来，同样是能拍照片的。所以技术，器材不是好照片的关键，问题是用心，情感，你自己感动了，这最重要，把活生生的世界凝固到那张照片的一刻，这种创作，是很残酷的，很多取舍，取舍的过程就是主观的创作。”

就像市政厅一样，很多人拍，但是，出来的只有一本书。李亚男一直很低调。他认为很多积淀都需要时间，需要耐心的。尤其是拍摄建筑雕塑艺术，都是再创作的过程。

他说：“摄影本身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只有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出好片子。摄影很神奇，它简单，它记录。 记录的

是瞬间的，而那一瞬间，又是可以同时容纳很多的，又因为它是瞬间的，所以要求很多东西同时发生，同时碰撞，因为它是瞬间的，所以总有这样那样的遗憾。天气条件，光线条件，甚至拍摄者的心情……若照片能同时看到拍摄者和被摄体同时的心情，那就是一幅难得的照片。

他说，这本书的内容就象听贝多芬的音乐乐章一样。有色彩层次对比，从宁静到恢宏，从烦躁到宁静，能听出乐章来，看出乐章来，季节反差，宁静，不同的心情，大提琴，小姑娘都有她自己的节奏。

斯德哥尔摩音乐厅的展览也是根据这样的想象进行的。一进音乐厅的门，人们就可以看到艺术家们在演奏贝多芬的乐章，或者是其他古典音乐，然后，走上台阶，就可以领略这个迷你的米勒斯雕塑花园。



小女孩儿的四季雕塑。　李亚男拍摄

“这是米勒斯的雕塑，这是我对他的阐述。如果说这是前三分之一的话，后面就要有更多的故事。这几个女孩子在阴影里，但后面是火焰，这个部分都是等出来的。你作为摄影师跟环境要有交流。雕塑讲的是瞬间的故事，又是三维立体的，每个角度都会有变化，摄影是平面二维的，这种凝固的提炼是需要仔细观察的，雕塑与其所处的环境会把故事情节再次阐述。所以每一次提炼它，讲述它的情节会是不一样的。”李亚男说。



笼子里的燕子其实是自由的李亚男拍摄



这光和这色彩让这照片与众不同。李亚男拍摄

“这只鸟不是在笼子里的，这只鸟是自由的，但是光和影却展示了一切都是在规定好的范围内了。这是一个栅栏门。这是出口。艺术家摄影师首先看到的是影子，是光。他想尽各种办法用光和影子表现出来。”这就是李亚男对米勒斯作品的再次思考。



影子与色彩　　李亚男拍摄


BILJETTER
TICKETS





初生婴儿般的肥绿　李亚男摄影

“这本书就像贝多芬的曲子一样，有一种力量在滚着往下走。这里有 19 世纪的田园油画般的宁静，这里有油嫩的初夏，经过漫长黑暗的冬天，积蓄了生命的绿刹那间喷薄而出，那种绿，带着初生婴儿般的肥，有灿烂炸眼的秋，那种几近嘶喊的的色彩。有史诗般沉重的冬天，漫长。园子的四季，是整个米勒斯的人生，宛若他真爱的贝多芬乐章的再现。我紧跟着，生怕错掉了哪个音符”。

李亚男说到这里，充满激动，充满深情。顿了顿神，他继续说：

“ 而发现这些，感受这些，再用镜头去表现出来，是需要经历的。比如说，在宫中耳濡目染的，童年在农村的艰苦，在北京都市里的浮躁。这些经历都会影响你的作品。园子是诗意的，是烦躁的，是美到让人窒息的。而你，镜头后的你被你自身的修养和经历驱使着……”



天使　李亚男拍摄

“初春的朝气，严冬的凄凉。墨分五彩，从黑灰到流白。每一张照片都在以它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这些角落，这些光，这是很多人都会错过的。午夜，就在那儿等，一直等到月亮升到合适的位置。”李亚男说，“闭门造车是不行的。

如果是艺术家，真要穿烂一千双鞋才行。”

记者：感觉你特别老成，特别执着，没有浮躁。怎么培养出来的这种执着精神？

李亚男：做摄影的人，最起码的修养，就是不能浮躁。你一浮躁，你就出去了，你如果跟诺贝尔晚宴的情绪走，你一张照片也出不来。很简单，你必须冷静，但是，一定要在幕后抓住瞬间，你要非常冷静。你如果浮躁，一下子，你就出去了。



诺奖晚宴　　李亚男拍摄



“诺贝尔晚宴也是一个乐章，如果你浮躁了，你就出去了。你要很冷静的随着那乐章进出。 你舞在其中，同时也是指挥者。既要激情，也要在喧噪里听到针的声音。否则，你什么也拍不到，看的只是热闹。

米勒斯花园也是一样。当你进入状态时，啊，很美，这时候，你要退一步，哪儿美，你这个美讲给别人听的时候，一定要退一步，这个美是哪儿美，是光线美，瑞典这个国家半年没见过太阳，突然见到太阳，是那种舒畅，那种挣扎，那么怎么表现它，有很多细节，就象那种婴儿肥绿，只有经历了半年黑暗的人才能体会到那种肥绿，那种美。美从哪儿来？你自己的感受。什么东西在这个地方最打动人？要找到那个地方。”李亚男一口气倒出了他的经验之谈，句句中的。



夕阳与倒影　　李亚男拍摄

“构图是技术范畴的，关键在思想。你的想法，每个线索阐述成你的东西，需要长时间的训练。 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在创作的时候，我在园子里面，我在诺贝尔晚宴的时候，你看到我紧张工作的时候，我在寻找我的目标的时候，那时才是我最欢愉的时候。”那些都是他默默无闻的，一丝不苟的工作身影。



李亚男摄影

“你必须跳出来。你怎么跳出来，你的优势在哪儿？一个是自身的文化修养，一个是你的文化积淀。去看宋人山水。去

看所有你能看到的东西，都是养分。山岩壁画，到乔布斯。研究苏州园林结构，层次，看苏州园林，去拍市政厅，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但这之间是修养”。这就是李亚男的思考。



光，影，墨与雕塑艺术 李亚男拍摄



夜间的米勒斯花园 李亚男拍摄

“将来一定有人比我拍得更好。再过 10 年，我拍的比我现在拍的更好。但是这就是艺术家的遗憾， 但现在，我要做到最好。”

身在异乡，很难跻身主流社会，是许多华人的感受。尤其从事艺术， 更是要经过非常艰难的挣扎。能站得住脚的，获得承认的，是不断的寻找，融合，锤炼，痛苦。但依然有坚持的结果。

记者：瑞典，于你很特别吗？你对未来如何期待？

李亚男：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影视制作的时候看到伯格曼的电影，被震撼了，这是怎样的土地造就这样的电影哲学，学摄影的时候，当我捧起哈苏相机的时候，再次被那遥远的地方所吸引。哈苏那特殊的画幅，优雅，严肃，几近幽灵抠门般的快门声音…… 十几年前来到这里，一直用这种探究的心里去观察这里，在这里生活。弹丸之国，工业界无数的巨人，区区几百万人口啊！艺术界，甚至医学界。瑞典这个名字都是不能不让人仰视的。

李亚男 1999 年来瑞典，就读于瑞典北部著名的于默奥大学。

“我初来的时候，经历过所有那时代留学生的磨难，但各种经历都会给我许多的后来的灵感。潜移默化的一直影响着我，所以我会珍惜我走的每一步，因为每一步，都会影响你的未来。甚至很多时候你会彷徨。” 李亚男说。



李亚男拍摄米勒斯花园时的工作照。

“关于未来，我不揣测未来，眼下需要考虑的事情很多。我目前有几个已经在做的项目，都是很重磅级的，需要一步一步的走。我很充实，但同时压力也非常大。因为每一个项目，都是一次挑战。要么，你是那百年中的某一个，要么，你是那唯一的一个。每一个唯一都是挣扎着站起来的。”李亚男最后说。

李亚男今年 43 岁，妻子卡特琳，他们有两个女儿。